

劉再復
著

吾師與吾友

劉再復自題

八十年代我是時代的「弄潮兒」，這之後又確實經歷了一個動盪的滄桑歲月，在與師友的交往中也確實留下了一些歷史的痕跡，把這些痕跡如實地記下，既是情感，也是見證。

吾師與吾友

劉再復
著



責任編輯

張艷玲

書籍設計

陳輝君

吾師與吾友

劉再復

書名
著者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版次

二〇一五年七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三十開 (140 × 200 mm) 11110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598-0

© 2015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自序

《師友紀事》於二〇一一年在北京三聯出版時，我就很高興。因為書中負載着我的許多真實的情思。但也有遺憾，因為人文環境的限制，有一些悼念和講述朋友的文章不能放入集中。現在香港三聯決定出版增補本，給我一個完整表述的機會，使我更加高興。所以我要特別感謝香港三聯常務副總編侯明兄和責任編輯張艷玲小姐。她們給了我價值無量的更多的情感自由與良心自由。

增補的文章除了早已發表過的《最後的唐·吉訶德——緬懷千家駒先生》（收入此書題目改為《千家駒紀事》）、《緬懷傻到底的賓雁老大哥》等篇之外，還有新寫成的《夏志清紀事》、《想念您，樊駿好兄長》等。因為擁有較多新的

內容，所以便起了新的書名：「學者、行者、思想者」。我的師友多半是學者與思想者，但也有行者。還有一些是學者兼行者或思想者兼行者。如千家駒先生、賓雁兄。所謂行者，就是不困於書齋，還參與社會活動。但他們實際上是知行不二，內心的光明總想輻射於人間。而我則「精於思愔於行」（嚴復語），並且不相信個人的文字與行為能夠真正改造世界，但對於行者的理想與熱情，我總是抱有敬意。

「三者」的新書名固然不錯，但不夠簡練，因此，原責任編輯舒非兄又建議改為《吾師與吾友》，以對應林語堂先生的《吾國與吾民》。我欣然採納。《師友紀事》在北京出版後，李澤厚先生評價說：「此書不僅有文學價值，而且有史

料價值。」對於我而言，澤厚兄「師」、「友」兩兼，他的評價當然使我很高興，而我自己也知道此書以「信實」為特點。不僅寄託情感，而且嚴格紀實。既不負亡人，也不負健在者。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於美國 Colorado

目錄

自序

第一輯

錢鍾書紀事

0
0
2

夏志清紀事

0
2
7

周揚紀事

0
6
6

胡喬木紀事

0
8
2

胡繩紀事

0
9
1

千家駒紀事

1
1
1

施光南紀事

1
1
8

第二輯

初祭聶紺弩

最後一縷絲

思想錐心坦白難

聶紺弩山脈

光榮的荊棘之路

——聶紺弩先生悼辭

三個歷史性的「馬思聰時刻」

被斬斷的隊歌

漂泊的歌譜

重鬼輕人

亡靈的金唱片

「骷髏」的領悟

1 3 4

1 3 8

1 4 2

1 4 6

1 5 0

1 5 8

1 6 5

1 6 9

1 7 2

1 7 5

1 8 0

第三輯

海德格爾激情

我的驕傲

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

——李澤厚和他對中國的思考

1 8 4

1 8 9

1 9 3

直聲滿學院

——懷念吳世昌先生

還不清的滿身債

——懷念孫楷第先生

信念

——懷念孫冶方先生

想念您，樊駿好兄長

2 1 0

2 1 6

2 2 1

2 2 5

第四輯

馬漢茂和他的中國情結

——哀悼馬漢茂教授

242

山那邊的小鹿

——緬懷安格爾

248

採蘑菇

254

丸山昇與伊藤

259

八月的傷感

——緬懷岳父陳英烈老師

282

這幾年，常想念范用老先生

285

被故國忽略的理性智慧

——緬懷鄒讜教授

288

三聯三代皆好友

——緬懷范用先生

293

緬懷傻到底的賓雁老大哥

304

痛失文良好兄弟

308

歲月的哀傷

——緬懷彭柏山老師

266

璞玉

——緬懷鄭朝宗老師

271

第一輯

錢鍾書紀事

一

錢鍾書先生去世已經十年。這十年裏，我常常緬懷着，也常與朋友講述他對我的關懷，可是一直沒有着筆寫下紀念他的文字，僅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間寫了一篇千字短文，題為《錢鍾書先生的囑託》。寫作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說明了我沉默與難以沉默的理由，這也是我今天寫作時需要說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節抄錄於下：

儘管我和錢鍾書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後，我還是盡可能避免說話。我知道錢先生的脾氣。在《圍城》中他就說過：「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作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

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發。」錢先生的逝世，也難免落入讓人生發的悲劇。不過，人生本就是一幕無可逃遁的悲劇，死後再充當一回悲劇角色也沒關係。我今天並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錢鍾書先生生前讓我告訴學術文化界年輕朋友的一句話。

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多次，還在信中鄭重地寫過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不久，我受所裏年輕朋友的委託，請求他和所裏的研究生見一次面，但他謝絕了，不過，他讓我有機會應告訴年輕朋友，萬萬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緊的是自己下工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實之名。一九八七年，我到廣東養病，他又來信囑

託：

請對年輕人說：錢某名不副實，萬萬不要迷信。這就是幫了我的大忙。不實之名，就像不義之財，會招來惡根的。（一九八七年四月二日）

作為中國卓越學者的錢先生說自己「名不副實」，自然是謙虛，而說「萬萬不要迷信」，包括對他的迷信，則是真誠的告誡。迷信，不管是迷信甚麼人，都是一種陷阱，一種走向蒙昧的起始。錢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權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後他也不讓別人迷信他，因為他期待着新的峰巒。在「不要迷信」的告誡之後是「不要虛名」的更重要的告誡，我今天不能不鄭重地轉達

給故國的年輕朋友。

二

錢鍾書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師鄭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給我的信中說：「《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確乎如此，但錢先生在《圍城》中批評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卻也反映他內心的一種真實：不喜歡他人議論他、評論他，包括讚揚他的文章。錢先生對我極好、極信賴（下文再細說），唯獨有一次生氣了。那是一九八七年文化部藝術出版社，出於

好意要辦《錢鍾書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託一位朋友來找我，讓我也充當一名編委，我看到名單上有鄭朝宗、舒展等（別的我忘記了），就立即答應。沒想到，過了些時候，我接到錢先生的電話，說有急事，讓我馬上到他家。他還特地讓他的專車司機葛殿卿來載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氣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讓我坐下就開門見山地批評說：「你也當甚麼《錢鍾書研究》的編委？你也瞎參乎？沒有這個刊物，我還能坐得住，這個刊物一辦，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說我就明白了。儘管我為刊物辯護，證之「好意」，他還是不容分辯地說：「趕快把名字拿下來。」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後會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親，路經廈門時特別去拜訪鄭朝宗老師，見面

時，他告訴我，錢先生也寫信批評他。鄭老師笑着說：「這回錢先生着實生氣了。不過，他對我們兩個都極好，你永遠不要離開這個巨人。」最後這句話鄭老師對我說過多次，還特別在信中寫過一次。一九八六年我擔任研究所所長後，他在給我的信上說：

你現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讀書》

第一、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氣魄很大，可見進步之速。但你仍須繼續爭取錢默存先生的幫助。錢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師友，不僅才學蓋世，人品之高亦為以大師自居者所望塵莫及，能得他的賞識與支持實為莫大幸福。他未曾輕許別人，因此有些人認為他尖刻，但他可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我與他交遊數十年，從他身上得到溫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墮入泥潭，他對我一無懷疑，六〇年摘帽後來信並寄詩安慰我者也以他為最早。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巨人，時時向他求教。

鄭朝宗老師是錢先生的知音摯友，對我又愛護之至。《管錐編》出版後，他一再叮囑我要「天天讀」。我果然不忘老師教誨，二三十年從未間斷過對《管錐編》的閱讀，也終於明白鄭老師所說的「巨人」二字是甚麼意思。錢鍾書先生絕對是中華民族空前絕後的學術巨人，是出現於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的學問奇觀。如此博學博識，真

前不見古人，後也恐怕難見來者。儘管我對錢先生的學問高山仰止，但對《圍城》卻並不特別喜愛，對此，我請教過鄭老師：我的審美感覺不知對否？鄭老師回答說：平心而論，他的主要成就是學問，不是創作。

錢先生對《錢鍾書研究》一事如此認真的態度，絕非矯情。他的不喜別人臧否的態度是一貫的，他自嘲說：我這個人「不識抬舉」（參見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寫給鄭朝宗的信），這也非

虛言。一生渴求高潔、安寧，確實是他的真情真性。只是求之太真太切，往往就對「抬舉」之事怒不可遏，言語過於激憤。一九九六年，我聽到法國的友人王魯（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編輯）說，他看到國內報刊有一消息，說李希凡等

人聯名寫了呼籲信，要求制止江蘇無錫把錢先生的祖居舊址夷為商場，以保護國寶文物。知道此事後，他就致函楊絳先生，詢問此事是否需要聲援一下。楊先生在回函中傳達了錢先生的話：「我是一塊臭肉，所有的蒼蠅都想來叮着。」——聽到這句話，我就相信這是錢先生的語言，別人說不出如此犀利透徹的話。難怪人家要說他「尖刻」。然而，這句話也說明他為了保衛自己的安寧與高潔是怎樣的不留情面。

錢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報》就約請我寫悼念文章。他們知道我與錢先生的關係非同一般。但我沒有答應。錢先生去世十年了，我還是沒有寫。沒有提筆的原因，除了深知錢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寫出真實的錢鍾書實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錢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個人都不是那麼簡單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豐富複雜，具有多方面的脾氣。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並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

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範。他對我說：「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句話，因為我是一個不設防的人，一個對「緊繃階級鬥爭一根弦」的理念極為反感的人。但是這句話出自我敬仰的錢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後來證明，我不聽錢先生的提醒，頭髮確實一再被魔鬼抓住。口無遮攔，該說就說，結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難倖免。出國之後，年年都想起錢先生這句話，但秉性難改，總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沒有魔鬼。

不過，出國之後，我悟出「頭髮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

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不介入俗事，不進入俗流，除了潔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對「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有人要陷害他，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錢鍾書有一次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放下一本毛選，竟說：拿走，拿走，別弄髒我的書桌。」錢先生立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鄭重澄清：「我絕對沒有說過這句喪心病狂的話。」

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革命形勢」下，如果錢先生

不及時用最明確的語言澄清事實，給魔鬼一擊，將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呢？

只有了解錢先生的防範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錐編》為甚麼選擇這種文體，為甚麼像構築堡壘似的建構他的學術堂奧。既然社會這等險惡，就必須生活在堡壘之中。魯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險惡，所以其文也如「壕塹」，自稱其行為乃是「壕塹戰」，不做許褚那種「赤膊上陣」的蠢事。我讀《管錐編》，就知道這是在進入堡壘、進入壕塹、進入深淵，要慢慢讀，慢慢品，慢慢悟。書中絕不僅僅是如山如海的知識寶庫，而且還有如日如月的心靈光芒。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說，但書中「口戕口」的彙集與曲說，則讓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惡從來如

此。而對「萬物皆備於我」的闡釋，一讀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現確實集獅子之兇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陰毒、家狗之卑賤等萬物的特性。

倘若再讀下「幾」、「鬼國」等詞的疏解，更會進入中國哲學關於「度」、關於臨界點的深邃思索。有人說，《管錐編》是知識的堆積，將來電腦可替代，這完全是無稽之談。電腦可集中概念，但絕不可能有像錢先生在彙集中外概念知識的同時，通過組合和擊中要害的評點而讓思想光芒直逼社會現實與世道人心。有人貶抑說《管錐編》是散錢失串，這也不是真知明鑑。不錯，從微觀上看，會覺得《管錐編》的每一章節，都沒有一個時文必具的那種思想主題，那種進入問題、討論問題的邏輯鏈條（串），但是，《管錐編》卻

有一個貫穿整部巨著的大鏈條，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內在大動脈。我在海外的學術講座中，告訴學生，你要了解《詩經》，讀讀《管錐編》的第二冊第十三節就可以了。我在講解老子《道德經》時，只講一個「反」字。此字是全經的文眼，一通百通。而能抓住這個字，就得益於《管錐編》，正是它首先抓住這個字，並集中了歷來各種注本對「反」字的解釋，真了不得。因為走進去了，才看到《管錐編》這一深淵的美妙。學問真是太美了！深淵真是太迷人了！一旦進入，一定會留連忘返。但應當承認，這確實是深淵，是堡壘。錢先生大約知道，能進入之人無須防，未能進入之人必須防。能進入之人一定會高山仰止，當然也一定不忍加害於造山之人；不能進入的人，或